

//

魏宗富没想到自己能出现在全国公映的电影银幕上。在此之前，这位来自甘肃环县的皮影戏表演者平常只经历过给五六百人现场唱戏，人数更多的是在他的快手直播间里，常有上千人观看。



到了2015年，环县能正常演出的皮影剧团只剩15家，很多皮影艺人被迫改行。

魏宗富的不少同行都出去打工了。逢年过节，打工的人回家，满脸春风得意，“人家一天能挣200块，比耍皮影挣得多多了”。现在一场皮影戏演出最多能挣800-1000元，还要戏班里“前台”、“二手”“三吹”“四弦”等六七个人分。

即使当地政府提出“拜师学皮影即奖励师徒各一万元”的政策，老魏仍收不到一个徒弟。但他没敢改行，“老辈儿将他们的‘命根子’传给你，倘若在你手里没了，是要遭人骂的。”



除了百年皮影戏班班主魏宗富，民营秦腔剧团团长张进来、回族花儿歌手马风山、说书人刘世凯也都成为了《大河唱》的拍摄主角。

这是一支由清华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组成的拍摄队伍，在影像人类学的框架下，他们经历了700多天的田野记录式拍摄，从源头无人区出发，沿黄河全境，跨越70多万平方公里，记录下了将近1600多个小时的人物素材，最终浓缩为98分钟的音乐纪录片《大河唱》。

## 02

黄河边上的节节草，

野蛮生长，生生不息。

98分钟里所呈现的，是黄河边民俗非遗艺人真实而粗犷的生活颗粒，而音乐只是他们顽强生命力的表达。

站在旷野山坡上，马风山即兴唱起花儿：“左面的黄河，噢哟；右面的石崖，噢哟；雪白的鸽子，噌楞楞楞，呛唧唧唧，扑噜噜噜，啪拉拉拉地飞呀……”，回声在大山之间反复回荡。他扭头撺掇跟拍他的《大河唱》执行导演杨宇菲说：“你也唱两句呀！你不觉得这景很好，很想唱歌吗？”

“我真的唱不出来。”杨宇菲笑着摇头。事后反省，她说：“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技艺是山河给他们的滋养，他们能从这里汲取力量。”



马风山曾说，到80年代村里其实就听不到花儿了，大家都挣钱去了，“我就找磁带、光盘，觉得这么好的调子咋没人唱，我就开始学。”

出生在宁夏固原的马风山，生长于回族聚居村，父亲是位大阿訇，村里不像是青海或甘肃有唱花儿的传统。

在当地人看来，花儿的歌词里经常歌唱男女私情，不宜当众高唱。马风山却从小喜欢花儿，后来自学了很多花儿，成为远近闻名的花儿歌手，马风山因此被评为原州区六盘山花儿非遗传承人，当地政府每年给予两千元的补助。

今年46岁的马风山曾在印刷厂上班，后来经历下岗、承包过工程、办过文化大院...，是一个能折腾的人，折腾的主旋律就是唱“花儿”。他觉得，东北西走讨生活并不容易，唱唱花儿，能让人把生活中的苦恼全抛下，在牡丹马莲和二哥哥尕妹妹构成的美好世界里得以喘息。



秦腔团长张进来在秦腔不景气的时候，踩过三轮车、修过皮夹克、卖过早餐饼子，攒了点钱，就又回到剧团唱戏。一个是也能挣点钱，更重要的是自己真喜欢。魏宗富则在表演皮影之余，带上老婆做起了快手直播，他们每天都能有点收入，更关键的是让皮影戏被更多的人知道。

无论是蹬三轮，还是如今通过新媒介平台直播，都是他们的生存之道。他们就像是黄河河滩里的节节草，野蛮生长，狂风袭来，会倒伏会蛰伏，一旦气候适宜，又会生生不息。

### 03

“对，这东西特别好，

干这个我开心”

刘世凯来自宁夏盐池、魏宗富来自甘肃环县、张进来活跃在银川、马凤山来自宁夏固原。对于西北这片被认为“最中国”的地域，年轻人在不断离开，卷入城市化洪流。民间艺术的观众不断流失，被视为“不合时宜”的非遗传统被时代冲击得七零八落。

但《大河唱》以及苏阳的“黄河今流”绝不是一曲挽歌，而是希望。

《大河唱》导演杨植淳说，“苏阳这样的现代音乐人是刘世凯、马凤山这些非遗音乐人的一条出路，而他们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出路就是像快手这样的新平台。”



715 播放 2018-01-21

盐池说唱老刘: ...

大河唱 ~马风山 等13位用户赞了

1 评论

@ 说点什么...



除非亲临这片土地，否则没人能想象到快手在这片土地的民俗非遗艺人间的影响力。

民间艺人在乡间往往是头脑活泛的能人，总能对新动向有感知。

马风山玩快手已经3年。最早是在一次花儿歌会上，其他唱花儿的人告诉他下载个快手，学会以后就“特爱好，玩起来了”。他爱用快手交朋友，每次线下举办的花儿歌会他都会问其他歌手的快手号，等对方直播的时候可以互刷礼物，一起对唱花儿。“通过这个，没见过的朋友都能见见，多少年没见的朋友竟然还能联系上。”



年最出名的一些的魏宗富，接触快手稍晚，但两年时间，他就借助快手收入了15万元。“因为现在很多演出机会都是从快手上找来的，多了很多演出。”魏宗富说道。

很多人对他说“我们这边的戏不行，你唱得好，来我们这里的庙会唱”。他还被快手邀请到北京演出，“刚开始还害怕遇到骗子，后来发现不是。”

于是，过去大半辈子最远只去过环县县城的魏宗富，远赴北京演出了三回，也去到上海、新疆等更远的地方演出。“对，这东西特别好，干这个我也开心，”魏宗富说，“本地演皮影的看我玩快手能挣上钱，也开始在快手上玩起来。”



老魏在快手上记录生活，

也体验了一把当“idol”的感觉。

“通过实地跟拍，我们才发现记录非遗的工作，某种程度上，像快手这样的媒介平台已经实现了，”雷建军说。

《大河唱》所呈现的还只是冰山一角。据快手官方公开的数据，1372项（截至2016年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数据）国家级非遗项目中，快手上就有至少989项，且非遗内容在以每3秒就产生1条的速度在诞生。

在这个不做流量倾斜的新平台上，非遗获得了它们最稀缺的资源——舞台。由于普惠算法所带来的多元化和海量长尾内容，即使被认为冷门的民俗非遗艺术都有可能获得足够多的观众。

据快手公开数据，平台播放较多的有秦腔、秧歌、面人儿、豫剧、火把节、庙会、晋剧、二人台等等，在这里非遗不再是老物件，而是有烟火气的生活本身。



更出乎意料的是，和大众认知非遗观众年龄不同，快手上观看非遗的用户里有63.8%都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





如今，魏宗富每隔几天就和老婆坐在手机屏幕前直播皮影戏，他负责甩梆子拉三弦，妻子负责唱。前几天他前往银川参加《大河唱》点映的时候，少有地穿上了西服皮鞋，等了一会儿才钻进那台靠卖牛和做直播挣钱买的小皮卡，驶向他将要前往的地方。

参考文献：

《四个中国人》作者：雷建军，梁君健，焦瑞青（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图片来自《大河唱》、快手）

策划：三联.CREATIVE

监制：路瑞海

作者：方禾、冯外果

微信编辑/设计排版：赵姝萌

◎文章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欢迎转发到朋友圈，转载请联系后台。